

二之書藏藝文北東

# 場死生

著 紅 蕭

1946 4.

界化文市運大  
版出會進協設建主民

## 讀後記

我看到過有些文章提到了薩柯洛夫 (Shonova) 在被開墾了的處女地裡所有的農民對於馬的情感，把它們送到集體農場去以前的留戀，惜別，說那畫出了過渡期的某一類農民底魂魄。生死場底作者是沒有讀過被開墾了的處女地的，但她所寫的農民們底對有家畜（羊，馬，牛）的愛着，真實而又質樸，在我們已有的農民文學裡面似乎還沒見過這樣動人的詩片。

不用說。這裡的農民底命運是不能够和走向地上樂園的蘇聯的農民相比的；蟻子似地生活着，糊糊塗塗的生殖，亂七八糟的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種出食糧，養出畜類，動動苦苦地驅動在自然的暴君和兩隻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但這樣混混沌沌的生活是也並不能長久繼續的。捲來了「黑色的舌頭」，飛來了宣傳「王道」的汽車和飛機，日本旗代替了中國旗。偌大的東北四省輕輕地失去了。日本人爲什麼搶了去的？中國的治者階級爲什麼讓了他們搶了去的？搶的是要把那些能够肥沃大地的人民做成壓榨得更容易更直接的奴隸，讓他們搶的是爲了表示自己底馴服，爲了取得做奴才的地位。

然而被搶去了的人民却是不能夠「馴服」的，要麼，被刻上「亡國奴」的烙印，被一口一口地吸盡血液，被強姦，被殺害。要麼，反抗。這以外，到鄰市去也罷，到尼菴也罷，都是不出這個人吃人的世界。

在苦難裡倔強的老王婆固然站起了，但懺悔過的「好良心」的老趙三也站起了，甚至連那個在世界上只看得見自己底「匹山羊謹慎的」里牛也站起來了。那些寡婦們回答出「是呀！千刀萬剮也願意」的時候，老趙三流淚的喊着

「等我埋在墳里……也要把中國旗子插在墳頂，我是中國人！我葬中國旗子，我不當亡國奴，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不……不是亡……亡國奴……」

的時候每個人跪在鎗口前面盟誓說「若是心不誠，天殺我，槍殺我，槍子是有靈有聖有眼睛的啊！」的時候，這些蟻子一樣的愚夫愚婦們就悲壯地站上了神聖的民族戰爭底前線。蟻子似地爲死而生的他們現在是巨人似地爲生而死了。

這寫的只是哈爾濱附近的一個偏僻的村莊，而且是覺醒底最初的階段，然而這裏面是真實的難受的中國農民，是真實的野生的奮起。它「顯示着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魯迅序八月的鄉村語）。

使人興奮的是，這本不但寫出了愚夫愚婦底悲歡苦惱而且寫出了藍天下血跡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鐵一樣重的戰鬥意志的書，却是出自一個青年女性底手筆。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女性的纖細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的

雄邁的胸境。前者充滿了全篇，只就後者舉兩個例子。

山上的雪被風吹着像要埋蔽這傍山的小房似的。大樹號叫，風雪向小房逼襲下來。一株山邊歪斜着的大樹，倒折下來。寒月怕被一切聲音撲滅似的，退縮天邊去了。這時候兩壁透出來的聲音更哀楚。（六六頁）

上面敘述過的宣誓時寡婦們回答了「是呀！千刀萬剮也願意！」以後，接着寫：

尖聲刺心一般痛！尖聲方鏢一般落進每個人的胸膛。一刻強烈的悲酸掠過低垂的人頭，蒼蒼然藍天欲墜了！（一六四頁）

老趙三流淚地喊着死了，也要把中國旗子插在墳頂以後，接着寫：

濃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樹葉垂頭。趙三在紅蠟燭前用刀敲了桌子兩下，人們一齊哭向蒼天了。人們一起向蒼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號啕！

## 序 言

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崗北的火線中，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迹。後來仗着幾個朋友的幫助，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艱以雖然滿路，屈人却很安閒。和崗北相距不過四五里罷，就是一個這麼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麼會想到哈爾濱。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崗北，周圍又復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却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對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只是深恐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

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他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里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恐怕也確是大背「刪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爲了「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煞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烟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的實地大教訓。

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爲這本書出版，却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後了，還要我寫幾句序。然而這幾天，却又謠言蜂起，關北輪船照照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駱駝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鑑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爲居於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爲「庸人」或「賊匪」。我却以爲他們也許是聰明的。

至少，是已經憑着經驗，知道了他們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晚，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懷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但是，如果還是攪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還決不是奴才。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繼才給你們以堅強的掙扎的力氣。

魯迅



## 一：麥場

一隻山羊在大道邊嚙嚼榆樹的根端。

城外一條長長的大道，被榆樹打成蔭片。走在大道中，像是走進一個流動遮天的大傘。

山羊嘴嚼榆樹皮，黏沫從山羊的鬍子流延着。被嚼起的這些黏汁，彷彿是鬍子的泡沫，又像粗重浮游着的絲條；黏沫沾滿羊腿，榆樹顯然是生了疥癬，榆樹帶着偌大的疤痕。山羊却睡在蔭中白空一樣的肚皮起起落落。

菜田裏一個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率的蓋伏下，像是一株人形的菌類，捕噬蝶嗎？捉害虫嗎？小孩在正午的太陽下。

很短時間以內，農步的農夫也出現在麥田裏。一片白菜的顏色有些相近山

色的顏色。

毗連着菜田的南端生着青綠的高粱的林。小孩鑽入高粱之叢中，許多種子被窩着在頭頂打壓下來。有時也打在臉上。葉子們交結着響亮，有時刺痛着皮膚。那裏是綠色的甜味的世羣，顯然涼爽一些。時間不久小孩了兩個着又走出叢去的那棵植物。立刻太陽燒着他的頭髮，急驟的他把帽子取起來。高空中藍天，遮覆着菜田上跳躍着的太陽。沒有一塊行雲。一株柳條的短枝，小孩被在腋下，走路沙的兩腿膝蓋遠遠的分開，兩隻腳尖向裏勾着，勾得腰在抱負着。幾。幾脚的幾天早已弄清是自己的孩子，他遠遠地完全用噴着在問：

「纏腿，唉呀！……不能找到？」

這個孩子的名字十分象響着他。他說：「沒有。」

菜田的邊道，小小的地盤，纏着野菜。經過這條短道，前面就是二甲。



急中瀕死了！她的身子向前繼續蠕動，汗流到嘴了，她舐舐一騾驢的味，汗流到眼睛的時候，那是非常辣，她急切用濕手揩拭一下，但仍不停的洗濯。她的臉容好像哭過一樣，但她的辦法可笑。的倒子，若遠看一點，那正合乎戲台上的丑角：眼睛裏點着兩點，比起小的要更黑些，而且臉上也有不潔的花紋。

土房的窗子，的，夢去那和洞一。麻面婆踏進門，她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可是在炕上，她抓到了日影，但是不能拿起。她知道她的眼睛是暈花了，好像在光明中忽然走進了燈的。她休息下來。感到非常涼爽。過了一會在簾子下面他抽出一件自己的褲子，這件褲子沾着地上的汗，一面走到窗邊放着盆的地方，他把褲子也浸進泥漿去。

褲子在盆中大概還沒有洗完，可是得到離轎了！也許已經洗完了。麻面婆做專是一件跟緊一件，必要時，她放一件又去做別的。



去拍一拍山羊睡覺的車棚，可是羊在那裏？

「他媽的，誰偷了羊……混賬種子！」

麻面婆聽着丈夫罵，她走出來閉着眼睛：

「飯煮啦嗎？看你不同來，我就洗些個衣裳。」

讓麻面婆說話，就像讓豬說話一樣，也許她喉嚨組織法和豬相同，頭總是發着豬聲。

「唉呀！羊丟了！我罵你那個傻老婆幹什麼？」

聽說羊丟，她丟去揚翻柴堆，她記得有一次羊是鑽過柴堆。但，那在冬天，羊爲着取暖。她沒有想一想，六月天氣，只有和她一樣傻的羊才要鑽柴堆取暖。她翻着，她沒有想。全頭髮洒着一些細草，她丈夫想止住她，問她什麼理由，她始終不說。她爲着要作出一些奇蹟，爲着從這奇蹟，今後要人尊重她。

幾瓶她不會，表明她的智慧是有必要的時節用兵，於是她坐在柴堆上要得儘多，手在扒着髮間的草桿，越來越快。她意外的感到自己的聰明不虧用，聰明的向自己失竊。

過了一會隣人們自太溪底下四面出發，四面擊；麻面婆的飯鍋冒著氣，煙，連也跟在後面。

二里半走出家門不遠，遇見羅冠帽，餅了餅！

「冠帽，我呀！」

二里半時，「回家去吃飯吧！」

可是二里半轉身時老婆和羅冠帽似的跟在後面。

「你這老孃，來幹什麼？使他回家去吃飯。」

他說着不停的向前跌走。

黃色的，近黃色的，麥地只留下短短的根苗。遠看來麥地使人悲傷。在麥地儘端，井邊什麼人在汲水。二里半一隻手遮在眉上，東西眺望，他忽然決定到那井的地方，在井沿看下去，什麼也沒有，用井上汲水的桶子向水底深深的探試，什麼也沒有，最後，敲打水桶，他伏身到井邊喝水，水在喉中有聲，像一匹馬在喝。

老主婆在門前草場上休息：

「麥子打得怎樣呢？我的羊丟了沒有？」

二里半青色的面孔爲了「羊更青色了！」

呵！呵！羊叫，不是羊叫，尋羊的聲。

林陰一排柵車經過，車夫們嘩鬧着。樹葉的午睡醒轉過來，拋迷孔着用稿



角在周身剝毛。爲着樹葉綠色的反映，山羊變成淺黃。賣瓜的人在道旁自己吃瓜。那一排磚車揚起浪般的灰塵，從林蔭走上進城的大道。

山羊寂寞着，山羊完成了他的午睡，完成了他的樹皮餐，而歸家去了。山羊沒有歸家，他經過那棵高樹，也聽遍了每張葉子的樹鳴，山羊也要進城嗎？牠奔向進城的大道。

……羊叫，不是羊叫，尋羊的人叫，二里半比別人叫出來更大聲。那不像是羊叫，像是一條牛了！

最後，二里半和地鄰動打，那樣，他的帽子，像斷了線的風箏，飄搖着下降，從他頭上颺搖到遠處。

「你踏碎了俺的白菜……你……你……」

那個紅臉長人，像是老王一樣，二里半被打得眼邊曇花起來，他去抽拔身